

台湾香港新诗窗

癌弦诗选

XINSHI CHUAN
TAIWAN XIANGGANG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扬
封面设计：戴 卫
版面设计：杨 桦
作者画像：李忠翔

书名 症弦诗选

选编 周良沛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经销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 自贡新华印刷厂

1987年2月第一版 开本850×1168 1/48

1987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625

印数 1—4,000 册 字数99千

标准书号：ISBN7—5411—0053—6/I·54

统一书号：10374·335（压膜本）

定价：0.78元

107 38/47

我是一勺静美的

目次

小花朵	1
蓝色的井	5
工厂之歌	6
瓶	9
鼎	11
葬 曲	13
妇 人	15
伞	16
秋 歌	18
殡仪馆	20
歌	23
神	25
怀 人	26
远洋感觉	30
红玉米	32
盐	35
唇	37
蛇 衣	40
苦苓林的一夜	43

巴 黎	46
芝加哥	49
深 渊	52
C 教授	62
水 夫	64
上 校	66
修 女	68
坤 伶	70
故某省长	72
战 时	73
如歌的行板	76
焚寄T·H	78
庭 院	82
一般之歌	84
 晦涩·超现实主义	 87
关于癡弦	高 准 93
诗与创造	叶 珊 100
 集 后	 周良沛 111

我是一勺静美的小花朵

在那遥远遥远的从前，
那时天河两岸已是秋天。
我因为偷看人家的吻和眼泪，
有一道银亮的匕首和幽蓝的放逐令
在我眼前闪过！
于是我开始从蓝天向人间坠落，坠落，
我是一勺静美的小花朵。

有露水和雪花缀上我的头发，
有天风吹动我轻轻的翅叶，
我越过金色的月牙儿，

又听到了彩虹上悠曼的弦歌……

我从蓝天向人间坠落，坠落，

我是一勺静美的小花朵。

我遇见了哭泣的殒星群，

她们都是天国负罪的灵魂！

我遇见了永远飞不疲惫的鹰隼，

他把大风暴的历险说给我听……

更有数不清的彩云，甘霖在我鬓边擦过，

她们都惊赞我的美丽，

要我乘阳光的金马车转回去。

但是我仍要从蓝天向人间坠落，坠落，

我是一勺静美的小花朵。

不知经过了多少季节，多少年代，

我遥见了人间的苍海和古龙般的山脉，

还有，郁郁的森林，网脉状的
河流和道路，
高矗的红色的屋顶，飘着旗的塔尖……
于是，我闭着眼，把一切交给命运，
又悄悄的坠落，坠落，
我是一勺静美的小花朵。

终于，我落在一个女神所乘的贝壳上。
她是一座静静的白色的塑像，
但她却在海波上荡漾！
我开始静下来。
在她足趾间薄薄的泥土里把纤细的
须根生长，
我也不凋落，也不结果，
我是一勺静美的小花朵。

夜里我从女神的足趾上向上仰望，
看见她胸脯柔柔的曲线和秀美的鼻梁。
她静静地、默默地，
引我入梦……
于是我不再坠落，不再坠落，
我是一句静美的小花朵。

1953年

蓝色的井

有一口蓝色的小小的井
在我绿色玻璃垫的草原之彼方

每天我远远地到那儿去汲水
来灌溉那稿纸的纵横的阡陌

而珊珊呀
暖暖呀
你们便是今年春天
开在陌头的白色铃铛花

1955年3月

工厂之歌

啊啊，神祇的铜像倒下去了呀！
看呀，人类向渺茫的大自然借着热，
借着能，
借着浑然的力……
并不曾念诵着神祇们的墓志铭
去祈求一片马铃薯或一只火鸡的祝福，
啊啊，新的权威便树立起来了！

啊啊，诞生！诞生！
轰响与撞击呀，疾转和滚动呀，
速率呀，振幅呀，融解和化合呀，

破坏或建设的奥秘呀，
重量呀，钢的歌，铁的话，和一切金属
的市声呀，
烟囱披着魔女黑发般的雾，密密地
缠着月亮和星辰了……
啊啊，神死了！新的神坐在锅炉里
狞笑着，嘲弄着，
穿着火焰的飘闪的长裙……
啊啊，艺术死了！
新的艺术抱着老去的艺术之尸
（那是工人们在火门边画着玩的一尾小
鲫鱼）
坐在烟囱的防空色上
斑斓的，如眼镜蛇的衣……
哲学，哲学呀，
在雄立着“工矿警察”的门口探一

探头，
鼠一般的溜走了。

啊啊，新的威权呀，永远可以看得
清楚面谱的上帝呀，
和大自然携着手，舞蹈而且放歌吧！
在一万个接着一万个的丰收季
过着狂欢节，
举行着大火之祭。

1955年春

瓶

我的心灵是一只古老的瓶，
只装泪水，不装笑涡。
只装痛苦，不装爱情。

如一个旷古的鹤般的圣者，
我不爱花香，也不爱鸟鸣，
只是一眼睛的冷默，一灵魂的静。

一天一个少女携我于她秀发的头顶，
她唱着歌儿，穿过带花的草径，
又用纤纤的手指敲着我，向我要爱情！

我说，我本来自那火焰的王国。
但如今我已古老得不能再古老，
我的热情已随着人间的风雪冷掉！

她得不到爱情就嚶嚶地啜泣。
把涩的痛苦和酸的泪水
一滴滴的装入我的心里……

唉唉，我实在已经装了太多太多。
于是，秋天我开始鳞鳞的龟裂，
冬季便已丁丁的迸破！

1955年8月

鼎

九个狮子头啣着铜环，
十二条眼镜蛇缠绕着腰际，
还有雕镌着的
弹七弦琴的二十八个盲裸女；
我是一座小小的希腊鼎。

古代去远了……
光辉的灵魂已消散。
神祇死了
没有膜拜，没有青烟。

于是我忆起了物质们，矿苗们——
——我的故乡的兄弟姐妹们。
也许如今他们都到鼓风炉里去了；
去赴火焰底歌宴，涌新纪元的狐步……

但我是太老太老的了，
只配在古董店里重温荒芜的梦。
有人说风沙埋没了巴比伦的城堞；
唉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955年8月

葬 曲

啊，我们抬着棺木，
啊，一个灰蝴蝶领路……

啊，你死了的外乡人，
啊，你的葬村已近。

啊，你想歇歇该多好，
啊，从摇篮忙到今朝！

啊，没有墓碑，
啊，种一向日葵。